

舞者

DANCER

海岩文集

冰卷

群众出版社

海岩最新力作

新浪网年度小说

80后爱情财富悬疑故事

同名电视剧即将全国热播

海岩 著

海

岩 0311135

集

舞者

DANCER

冰卷

海岩 著

群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舞者·冰卷 / 海岩著. 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2009.1

(海岩文集)

ISBN 978-7-5014-4358-1

I. 舞… II. 海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65995 号

舞者·冰卷 (海岩文集)

著 者: 海岩

责任编辑: 张蓉

封面设计: 张晓光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 电话: (010) 52173000 转

地 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邮 编: 100078

网 址: www.qzcbs.com

信 箱: qzs@qzcbs.com

印 刷: 北京蓝空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×1000 毫米 16 开本

字 数: 220 千字

印 张: 13.25

版 次: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14-4358-1/I · 1795

印 数: 0001—8000 册

定 价: 22.00 元

群众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群众版图书,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

冰

卷

任何事情都有真相，
但不是任何事情都能够清者自清！

D A N C E R

舞 者

目 录

第十八章 / 潜 / 1

第十九章 / 欢 / 35

第二十章 / 辱 / 54

第二十一章 / 间离 / 71

第二十二章 / 丑闻 / 92

第二十三章 / 诡异 / 112

第二十四章 / 暗刃 / 133

第二十五章 / 浊 / 154

第二十六章 / 清 / 173

第二十七章 / 冰火相淬 / 188

第十八章

潜

如果，你在街上碰到一个地道的北京人，如果你问他什么东西最能代表古老的北京，他肯定会告诉你，那是北京的四合院。

最近一届北京地区的语文高考试卷也提出了同样的征询，有超过一半的考生做出了同样坚定的回应。

北京的四合院雏形于商，势成于元，辉煌于明清，作为中国传统居住建筑的典范，早被世界公认。它的私密性和亲和性，宜居性和观赏性之统一和谐，无可替代；它悠久的历史渊源和独特的艺术魅力，扣人心弦；它在当代北京各类顶级豪宅中的至尊地位已经毫无争议；它的收藏价值及升值空间更其令人垂涎！特别是仁里胡同三号院这样典型的三进带花园的大院，在寸土寸金的皇城故地，堪称物华天宝，孤版珍稀，当然是不可再生的财富资源。

周欣的律师再次来到仁里胡同三号院登门拜访的这个上午，蔡东萍正在花园里遛狗。保姆过来俯耳几句，她才将那只憨厚的松狮犬交给保姆牵走。她慢条斯理地走出花园，先在卫生间里洗净双手，然后对镜自顾。不知是不是这一阵命逢多事之秋，镜中的面孔晦气滞留，眼袋也越发明显，夸大了她的实际年龄。

她带着这样的心境来到客厅，坐在已经等候多时的两位律师和一位会计师的对面，双方似乎都不急着开口，脸上全都没有表情。

话题还是由一位律师挑起，他首先对来意做了说明：“我们今天来，是为了尽快落实蔡百科先生的遗嘱。遗嘱需要落实的，主要涉及遗产的分配，而对遗产进行分配，首先需要解决的，是把遗产的范围和数额核对清楚。这是遗产继承人之一的高纯先生签字的委托书，他委托我们中圣律师事务所和

春秋会计师事务所作为他的代理人，全权处理遗产核查事宜，希望能够得到你的配合。”

蔡东萍慢悠悠地开口，态度一如既往地傲慢：“公司的财产你们到公司去查，我不清楚。除了公司，我爸自己还有什么财产我也不知道，他也没跟我说过。”

会计师说：“他没跟你说过没关系。蔡百科先生对他的遗产已经做了大致叙述。他在遗嘱中提到，百科公司的财产由你继承。他拥有的一处房产，也就是这座院子，还有八百多万元人民币的个人存款，由他的儿子，也就是我们的委托人继承。现在我们首先要做的，就是对这所院子及其附着财产进行核对登记，还有那八百多万元的存款，希望您能……”

“我不知道他有八百多万存款，你们别跟我要。我没见过我爸爸有什么存款，他的钱都在公司账上。你们要钱去找百科公司，别上我们家里来要！”

蔡东萍终于不再慢条斯理，腔调变得愤懑难平，但律师的态度一如既往，一副公事公办的镇定表情。

“这都好办，院子呢，在这儿，站着房子躺着地，好办。存款的凭证如果您真的找不到的话，那也不要紧，我们可以申请法院批准去有关银行查找，这不难的。就算那些存款被人转移走了也不要紧，银行都有案可查，我们也完全可以依法追讨回来。”

律师的话中显然带了威胁和警告的意思，蔡东萍不会听不出来，她的眼圈变红，胸口起伏，声音发抖，看来是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的。

“我父亲……我父亲病了这么多年，一直是我照顾他。我那个所谓的……所谓的弟弟，连一天孝心也没有尽过，可他却要把我们家的财产全都拿走，你们这么做，我绝不接受，绝不接受……”

另一位律师婉转地开口，做了旁观者的劝慰：“你父亲把那么大一个百科公司都交给你了，只把他个人的房子和一点存款留给儿子，也是为了他儿子今后治病和生活有个基本保障……”

“公司有什么用，公司都让他们整垮了！公司账上哪还有钱，就差宣布破产了！”

律师等蔡东萍喊完，继续以理相劝：“百科公司有近十亿的账面资产，你父亲去世前并不知道公司被税务机关查处，并不知道公司的巨额亏空，所以他的本意，还是把遗产的大头留给了你。至于这个院子，可能因为是蔡家祖上留下来的，按照中国人的习惯，一般留给儿子的居多，就是不希望祖上的宅子落到异姓的手上。但是你父亲在遗嘱中也特别申明了一条，一旦你弟

弟不在了，你是可以享有这个院子的继承权的。”

蔡东萍含泪欲滴：“我在这儿住了这么多年，你们要赶我走吗？你们让我上哪儿去住！”

律师胸有成竹：“据我们了解，你在朝阳区和海淀区各有一套公寓，你并不是没有房住。当然，如果我们的委托人同意你继续住在这里，你也可以不搬。”

“你们知道现在北京这样的四合院值多少钱吗？这样的四合院要六七万块钱一平米占地面积，这个院子连花园有四千平方米，你们算算！那两套公寓才值几个钱！”

“这座院子的市场价格并不是我们关心的问题，我们要代表委托人核查的，只是这个院子和相关附属设施的实物。这是遗嘱的决定，谁也无法更改。除非这个遗嘱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，但从目前的情况看，蔡百科先生留下的这份遗嘱，与我国现行法律并无抵触。”

蔡东萍的愤怒很快夺走了她的耐性，她没等律师说完就拍案而起，声音虽然刻意控制，却控制不住气急败坏的呼吸：“我父亲死了……可我还没死！我只要活着一天，你们就别想打这院子的主意！一草一木，你们谁也别打主意！我把它烧了也不会让你们得手……”

律师理直气壮：“我们是依法办事，希望你尊重法律……”

“你别拿法律吓唬我，我父亲尸骨未寒，你们凭哪条法律要赶我出去？你们凭哪条法律跑到这儿来……”蔡东萍起身向门外走去，走到一半又回身站住：“这是我的家，我不走，该走的是你们！请吧先生们，请便吧，哪儿凉快到哪儿待着去吧，我没工夫陪了。孙姐，送客！”

两位律师和一位会计师大概也很少碰上这种歇斯底里的女人，互相对视一眼，协商破裂。他们一言不发地离开这座院子。他们走出垂花门时看到蔡东萍一个人怒目于天井，在四面屋瓦的合围之下，形同一头被激怒的困兽。

周欣其实早有预料，她的婚后生活不仅毫无快乐，而且还会相当艰辛。高纯的生活和治疗费用，母亲的衣食和保姆费用，全要由她一人负担。她没有收入，眼看坐吃山空。好在绝境到来之前，法院做出了宣判，判定蔡百科的遗嘱合法有效，应予执行。蔡百科拥有的仁里胡同三号院及银行储蓄八百余万元，应由高纯继承。

宣判那天蔡东萍没有出庭，她的律师也许已经向她预估了败局，所以她仍然把自己的战场，设在了仁里胡同三号院中。所以当律师和会计师再次回

到这个院子时，遭到了蔡东萍疯狂的抵抗。她拼命地扑向律师和会计师，试图阻止他们走进房间，前来强制执行的法警连拖带拽，才把她从人身侵犯的边缘拉开，但听任了她在挣扎的同时发出的谩骂与哭嚎。

“爸爸，爸爸，您看见了吗？您尸骨未寒啊，这群王八蛋就把我从这家里赶出去啦！爸爸！您睁开眼看看吧！这是您让他们来的吗！是您让他们来的吗！啊？”

这一天周欣也来了，这是她第三次走进这座庭院。她这一次的身份，已经不是一个“乞求者”，而是这座院落新主人的全权代表。她的出现对蔡东萍是一个强烈的刺激，这个刺激居然让她止住了哭嚎，她不顾百科公司几个干部和女佣的一再拉劝，带着满脸的眼泪扑向周欣：“你这个恶魔，你害了我男人，你害得我家破人亡，你死一千遍也解不了我的恨！这辈子我跟你没完，你等着吧你这个婊子！狐狸精……”

还是两个女法警上前才最终把她拉住，有力的钳制和大声的喝斥迫使她放弃了挣扎。她那位表情始终阴鸷的助理孙姐扶着她离开时，她几乎瘫在了孙姐的臂弯上。而最后映在周欣眼瞳中的，只有孙姐回首时那道凌厉的目光。那目光与一年前在观湖俱乐部练功房里发起攻击的刹那一模一样，残忍，冷静，令人窒息！

有了法院的判决，蔡百科遗产的交接事宜进展得相当迅速。在法院到场对仁里胡同三号院的财产强制清点封存后，在蔡东萍的歇斯底里耗尽了她的体力后，在她的律师不知用什么方法说服她后，遗产交接的细节便在两方律师的会谈室里很快确定下来。蔡东萍的律师交出了八百余万元的银行存单，同时出示了一份蔡百科的“临终嘱咐”。

这份突然冒出来的“临终嘱咐”，实际上只是一份口述笔录，不过上面确实有蔡百科老态龙钟的亲笔签名。这份“临终嘱咐”尽管没有推翻先前关于三号院房产归儿子高纯继承的遗嘱，但规定，今后高纯死亡时如无子嗣，三号院则由其姐蔡东萍继承。根据这个规定，高纯今后的妻子是没有三号院的继承权的。这份临终嘱咐还重申：鉴于高纯身患重病不能自理，所以如果高纯没有结婚成家，三号院仍由其姐姐蔡东萍代管。也许蔡东萍的律师早就听说了，或许早就料到了，当高纯的律师随即出示了高纯与周欣的结婚证明后，他立即面不改色地代表他的当事人提出，希望三号院新的所有者能够允许其同父异母的姐姐，也就是他的当事人，继续在院内居住。至此，双方关于遗产交接的全部谈判，就以高纯的律师代表高纯，对蔡东萍的这一要求明

确表示拒绝为界，结束。

谈判结束的这天周欣一直等在律师的会谈室外，经高纯律师征求她的意见后，为避免在财产交接问题上再生变故或继续拖延，周欣同意以书面承诺的形式放弃对仁里胡同三号院的继承权。在蔡东萍的律师面色阴沉地离开之后，她被叫进了会谈室里。几张半旧的存折和仁里胡同三号院的房产证就摆在桌上，这些财产凭证的外观并不显赫，而周欣内心的感慨却无以言说。

当天下午，在谷子家，在周欣和高纯的新房里，在周欣的见证下，两位律师向高纯递交了这些凭证。随同存折和房产证一同递交的，还有厚厚的一本物产清单。蔡家拥有的三部高级轿车和金银细软，已被蔡东萍全部带走，院内的设施树木，叠石雕刻，因无法迁移而得以保留。屋内的家具、灯具、灶具、卫生洁具等也随房屋一并留了下来。所谓败家值万贯，那些家具、灯具、灶具、洁具和一些半旧的电器用品，列出的清单竟有数十页之多。

面对这几张折子，一份证书和一沓清单，律师用事务性的语言，解释了这些纸片的价值，连周欣都听得心情澎湃，而高纯却目光冷淡，无动于衷。

“这是你分得的全部遗产，有八百五十六万元现金，一座院子和相应的家具用具。这座院子是你家的旧产，十五年前归还你家。十多年间几次翻修改造，形成现在的三进院带花园的院落格局。占地四千一百余平方米，这种带花园的大型四合院按现在的行情，价值应在两亿元人民币左右。你的姐姐提出希望你能同意她继续在院内居住，对这一要求，我们已经代表你表示了拒绝。至于，你们姐弟二人今后能否保持联系，重建亲缘感情，这是你们双方自己的事情，我们作为这个案子的律师，只是为你把你依法应得的遗产，全部、完整地继承下来。现在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。”

高纯直直地看着那些凭证，脑子里不知在想些什么——在想他尸骨未寒的父亲，还是在想形同陌路的姐姐，还是在想把他养大成人的母亲？还是在想他的舞伴——早已成为人妻的杳无音讯的金葵……

高纯目光迷离恍惚，周欣只好站了出来，代表高纯，她的丈夫，这些财产的收受者，向律师表达了由衷的感激和钦佩之情。

一夜之间，濒临绝境的高纯变成了身家上亿的富翁，没变的只是他虚弱的病体，和始终沉闷的面容。

在高纯以主人的身份进入仁里胡同三号院的这天，独木画坊的一帮画家过来帮忙。谷子也来了，他和周欣相逢避目，彼此的尴尬和酸楚，不言自明。

高纯是坐着画家们的车子回家的。谷子帮助周欣将高纯抱出车门，抱上轮椅，由周欣推着，走进石鼓夹道的朱漆大门，迎面的影壁朴素干净，前院的倒座房精巧整洁，他们从雕漆彩绘的垂花门进入正院，正房厢房廊柱巍峨。他们跨过穿堂进入后院，院内金砖墁地，游廊环绕，百年的石榴玉兰枝繁叶茂，他们像游客似的一间房一间房地观光游览，客厅、餐厅、卧房、厨房、卫生间、储物间等等，间间不落。房间里的古玩字画都被蔡东萍带走了，但那些古色古香的家具大都还在。画家们大都叫得出那些家具的名称，叫不出的也大体知道其样式孰明孰清。这些家具蔡东萍既然没有带走，当然肯定不是明清的古董。

一路长驱直入，周欣能感觉到高纯对自己已经成为这里的主人并不快乐。她还能感觉到身侧谷子的目光，始终与她寻求交流。她只能刻意回避，做出专心照顾高纯的姿态，轮椅上的高纯，理应是今天唯一的主角。

高纯搬家的这天，这一天的傍晚，金葵意外地受到了少年宫文艺部主任的亲自召见，这是她在少年宫上班两个月来，第一次走进主任的办公室内，第一次和主任单独谈话。

主任问：“最近你给舞蹈班的同学排了个小节目吧，那节目叫什么？”

金葵答：“叫‘冰火之恋’，是个双人舞。”

主任点头，和颜悦色：“噢，这个节目反映什么主题的？”

金葵不知怎样回答，隐约有些不好的预感：“反映……算是反映情感主题的吧。”

主任淡淡笑笑：“亲情还是友情？‘冰火之恋’，听这名字，应该是反映爱情的吧？”

金葵想了一下，答：“现在不叫‘冰火之恋’了，现在叫‘红头巾’，‘冰火之恋’是过去的名字。”

主任又是一通点头，说：“教孩子，还是教点真善美的，啊。什么恋不恋的，让学生过早知道这些，家长投诉过来，影响可就不好啦。你来的时间不长，这些我们跟你讲得也不够，以后再给学生排什么新的节目，要先跟文艺部报告一下，批了之后再实施，好吗？”

金葵愣了半天，点头：“好。”

每天下班的钟点，外面的天早就黑了。金葵的晚饭，照例都是在街上的小饭铺里简单敷衍。饭后照例会给云朗家里打个电话，问安之外，还托母亲替她打听方圆的下落。云朗歌舞团虽然不复存在，但团里的一些老人也许还

和方圆时有联络，金葵执著地相信方圆肯定知道高纯的去向，找到老方就能找到高纯。

看来母亲非常尽力，无奈云朗歌舞团解散后人各一方，能找到的人居然都和老方没有来往。

至此，金葵寻找高纯的行动实际上已经停止，因为寻找已经没有了现实的方向。高纯也没有邮箱、QQ 和 MSN，“劲舞团”的游戏她和高纯早不玩了，她怀了侥幸心理登录久游网找过高纯，确信那里已没有了他的踪迹。她还在网吧往很多网站发过寻人启事的帖子，但网络浩渺如海，滴水投入，难有回音。

方圆是在高纯搬进三号院的三天后，才登门看望高纯的，傍晚才走。周欣送完方圆，穿过垂花门，绕过抄手廊，再从正房过厅进入后院。一到夜晚，仁里胡同三号院总是变得更加幽深，甚至有几分幽怨。周欣就像这座没有人口的宅院中唯一的生机，在静无一声的庭院中逶迤穿过。高纯死气沉沉地躺在床上，无论周欣进进出出，都听不见他的任何声音。

周欣关上了卧房南面的窗户，挡住了来自花园的劲风。她帮助高纯脱下衣服，看到他颈上垂吊的心形琉璃，她再次劝道：“睡觉别戴这个了，这东西挺脆的，容易压坏，我帮你收起来吧，就放在那个柜子里，你想戴再戴。”高纯犹豫了一下，服从地摘了，看着周欣将那信物收好，转头又对他说了句：“躺下睡吧。”他便躺下，比较听话，比较配合。

卧室的灯关了，花园里的灯也关了。这间卧室与谷子的那间大屋相比，空间更加阔大，除了高纯睡的那张2乘2的双人床外，靠墙还放着一张很大的罗汉床。周欣没与高纯同榻，她就睡在了这张罗汉床上，与高纯呼吸相闻。高纯是个瘫子，夫妻婚后从未有过肌肤之亲。周欣没有碰过高纯，高纯也没有碰过周欣，以往的同床而眠，只不过是形式罢了。

早上，谷子来了，为周欣送来了一些锅铲盆罐之类的厨具。周欣刚刚迁居至此，生活必需的方方面面都不齐备。周欣需要尽快掌控这座院子，煤气水电都要熟悉，还要照顾卧床的高纯。高纯是残废，什么都做不了的，所以谷子早上送来的东西，谈不上雪中送炭，至少也算非常及时。

周欣说：“谢谢。”

谷子说：“不用。”

谷子来的时候，周欣正在厨房为高纯准备早饭，谷子就在一边打打下手，两人之间不谈感情心情，涉及的话题，只限生活方面的俗常琐碎。

谷子说：“你干吗不把你妈带过来和你们一起住呀？这样照顾你妈的阿姨也就可以跟过来了，也可以帮你照顾一下高纯。高纯现在离不开人，你以后就待在家里不出门了吗？”

周欣洗着匙子，没说话。谷子又说：“昨天听老酸说，库里斯先生来传真了，咱们欧洲画展的事可能快成了，高纯这个样子，你走得了吗？”

周欣这才开口回应：“我可以给高纯再请个工人，我不能把我妈接到这儿来和高纯同吃同住。现在已经有人说闲话了，说我和高纯结婚这一着棋铤而走险，说我终于走成功了。”

谷子不相信地：“谁这么说呀，不会吧，你听谁说的？”

周欣神态平静，说：“反正有人说吧。这个时代就是这个逻辑，有人这么推测，也很正常。”

谷子说：“听拉拉蛄叫就别种庄稼了，让他们说去，你过你的。”

周欣说：“这个院子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，都属于高纯。我不会让我妈过来住这个院子，花高纯的钱。我妈的生活费保姆费我会自己负担的。等给高纯找到保姆，我就回画坊去，我画画挣钱，养得起我妈。”

谷子说：“高纯没有主动提出让你把你妈接过来吗？你现在毕竟是他的……是他明媒正娶的老婆，他也应该替你着想啊。”

周欣说：“他本来就是孩子。腿坏了以后，情绪始终很低落，他现在还没有度过心理上的挫折期呢，他不可能想得那么周全。”

谷子沉默了一下，突然上前，从背后抱住了周欣，他在她耳边轻声说道：“我知道，你很难，我想帮你。”

周欣静静地让谷子抱了一会儿，然后脱身走到一边，擦干眼角的潮湿，用挤出的笑容看了谷子一眼，说：“谢谢。”

谷子没有再次向前，他靠在灶台旁边，有些气馁，哑声问道：“保姆要我帮你找吗？”

周欣摇摇头，说：“高纯让我把他以前的师傅请来了，那个人会开车，也熟悉高纯。这么个大院子，总得有人打理。另外还得再找个保姆，洗洗涮涮什么的，我托了方圆，高纯的师傅也答应帮我去找了。”

谷子说：“保姆一个月你们给多少钱啊，碰上合适的我也给你们介绍。”

周欣说：“我给我妈请的那个阿姨，一个月九百包吃住，大概这个价吧，有条件好的一千也行。高纯的师傅我给了两千块钱一个月，还包他一家三口的住宿。”

谷子说：“两千还包三个人的住，相当不错啦！”

周欣说：“他是高纯的师傅，家里也挺困难的。老婆又有病，女儿要上大学，而且我估计将来上大学治病这些事，高纯也不会不管的。”

谷子点头，说：“我早看出来，你天生就是个CEO，理性、沉着，喜怒不形于色，你的管理才能好像与生俱来。”

周欣停下手里的活儿，发了会儿愣，半晌才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我的理想其实只有一个，而且很小，那就是画画！”

早饭做好之后，谷子告辞走了。谷子走后不久，李师傅来了。

李师傅带来了他的全部家当，还有病妻小女。周欣把李师傅一家三口安顿在前院的倒座房里，倒座房大小四间，李师傅一家住了一间大房，大房隔壁是洗衣房兼储物房，再隔壁是厨房。还有一间小一些的，暂时空着。

这院子的气派，让小君和她的母亲惊讶不已，扒着垂花门朝里面东瞧西瞧，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。李师傅知道高纯真的发了大财，虽也兴奋难抑，但他毕竟有男人的镇定，并且师以徒贵，模样很快便像这里的主人一般。他吩咐小君帮她母亲收拾好行李床铺，转脸对周欣表示要先去看看高纯。周欣就带李师傅去了后院，后院的卧室里，高纯还在昏睡，两人也没叫他，出了卧室穿过书房，进了一间阔大的餐厅。周欣说：“李师傅，保姆没请到之前，您多辛苦一点，我不在的时候高纯就托给您了。照顾病人您应该有经验，您对高纯……”周欣还没说完，李师傅插话打断：“小周啊，这事我想过，这工作任务还真不轻松，你看，我这边要照顾小君她妈妈，这边要照顾高纯，还有这么个院子，活儿肯定干不完啊。小君要考大学了，我不能让她分心，我的身体也不是很好，所以我希望我每月的工资能不能再高一些，每月两千五，不知道行不行。你要怕高纯不同意，没事，我跟高纯去说。”

周欣显然没想到她真的成了一名管理者，哪怕只管一个人，也要面对通常难免的劳资纠纷。薪酬问题总是最先浮出的矛盾，让周欣一时判断失据，无以为准。她只是凭感觉点了一下头，在李师傅逼迫式的注视下，表态同意。

“好吧，”她说：“那就两千五包住，君君和您爱人的吃饭问题你们自己承担，可以吗？”

“……嗯，可以吧。”也许涉及到家人吃饭的问题，李师傅的回应有几份迟疑，但这事还是如此说定，双方的口头协议就此达成。

世事难料，沧桑是真，每个人的生活都在变化，谁也不知道自己明天将在哪里。李师傅的女儿君君已经辞去了在餐厅收银的工作，集中精力准备高

考。作为三号院唯一健全的男人，李师傅的负担确实繁重，他在入住三号院的当天晚上，就开始下厨煮菜做饭。在后院的厨房为高纯做完晚饭之后，又到前院的厨房为妻子女儿做饭，和妻子女儿一起吃上饭时已近晚上八点。晚上八点钟老酸给周欣打来一个电话，告诉她长城画展去欧洲的事情已经有了确定的日程安排，第一站是意大利，主办方选好的参展画作中，有两幅是周欣的。老酸祝贺之后，又问了高纯的情况：“高纯的腿有好转吗？找到照顾他的人了吗？”言下之意，是询问周欣能否从床前脱身。周欣问：“我的画不是只选中一幅吗，怎么成了两幅？”老酸说：“原来那幅《箭扣岭》依然参展，欧洲文化交流协会得知你是个二十多岁的新锐女画家，感到相当惊讶，所以又要求看看你的其他作品。我们发了几件到他们邮箱里去，他们今天通知我们，又选中了那幅《汽车司机》。”

“汽车司机？”

周欣怔了半天，下意识地转头，朝床上的高纯看了一眼，移步走出了卧室。老酸以为她忘了，提醒一句：“就是你画高纯的那张肖像画啊，他们也看中了。”

周欣说：“这张画和长城有什么关系？”

老酸说：“他们要把这张画放到罗马的世界青年画廊里展出。”老酸直言不讳：“这两个画展他们都希望你去，你能去吗？”

周欣又看了看卧室的方向，半天才说：“我，我考虑一下。”

和老酸通完电话，周欣站在黑暗的过道里没动。应该说，她很高兴，她冷静体味着自己的心情，说不清那种感觉有多么激动。这个夜晚来电无疑让她看到了自己的前途和成就，这一天她曾经梦寐以求。

周欣回到卧房，睡前照例和高纯说些无关紧要的话，诸如：药吃了吧，要不要喝点水漱漱口，困了吗？之类。高纯言语不多，但有问有答，很配合地让周欣为他用热毛巾擦脸擦身，对周欣的照顾，一律做出礼貌的反应。

他说：“谢谢。”

周欣说：“没事。”

两人的表情和声音，全都平平淡淡，像例行的程序。

擦到手和胳膊的时候，高纯忽然开口，他一向很少主动生出话题。

“周欣，君君快考大学了，李师傅想让她参加一个辅导班，要交一千块钱，我想给她交了。”

周欣擦手的动作慢了一瞬，问：“是李师傅跟你要的？”

高纯迟疑了一下，说：“啊……是我想让君君上那个辅导班的，据说上

了这个辅导班的都能考上大学。”

周欣继续擦完高纯的胳膊，点头说：“好，明天我给他取钱去。”

高纯说：“谢谢你。”

周欣说：“你的钱，谢我干什么。”

第二天，周欣陪高纯去医院检查身体，取钱的事就托给了谷子。中午她和高纯乘出租车回到家后，谷子带着取回的钱来找周欣。周欣正在厨房做饭，谷子把钱和存折和高纯的身份证放在厨房的桌上，然后靠在周欣身后的壁柜上默不作声。

“你吃了吗？”周欣回头看他一下，问。

“没有，我待会出去吃。”谷子答。

“对不起啊，我不方便留你吃饭。”

周欣说这话时，没有回头。谷子问：“那个李师傅呢，他怎么不来帮你？”

周欣说：“他请假给他女儿买辅导书去了，还没回来。”

谷子问：“去欧洲的画展，你到底去不去？”

周欣说：“看情况吧，给高纯找到一个合适的保姆我才能走，否则，你看我走得了吗。李师傅老婆孩子太拖累他了，高纯靠他照顾靠不住的。”

谷子问：“那干吗非请这样的人呀？”

周欣说：“是高纯非要请他的，前一阵高纯住院没钱请人的时候，李师傅也确实一直帮忙照顾。”

谷子说：“可这次画展对你太重要了，这次一共选了二十幅画，你就占了两幅，你应该去。这是你事业上的一次机遇。”

周欣没有回头，她沉默了一会儿，才做出回应：“也许我命中注定，要为别人活着。过去为我母亲，现在要为高纯。也许我命中注定，要被关在这个院子里，永远走不出去，用一辈子的时间，去偿还欠他的人情。”

谷子为之动容，他再次从背后抱了周欣，再次轻声倾吐：“我不愿意你这样，你这样我心里很难过，我很难过……”

周欣从灶前走开，躲避了谷子的怀抱，她说：“我认命了，这些天我一直在想，我得让自己喜欢这个院子，我得让自己喜欢高纯，因为这个院子是我的家，因为高纯是我的丈夫。我如果不能脱离，就必须喜欢，否则……否则我会活得更累。”

谷子再度走近周欣，他想拉住她的手：“周欣，你真的会喜欢他吗？你照顾他，和他结婚，我理解，但我知道你那样做是出于同情，而不是爱！他

也不爱你，爱你的人是我！你心里都知道！他现在是一个废人了，你和他结婚，就等于守寡，就等于守着一个木头！你毁了你自已，你也毁了我！”

周欣流泪了，她想挣脱谷子，但谷子紧紧抓住她，吻她。周欣哭着躲开。她坚决地把谷子从自己的身边推远，她说：“谷子，我妈也是一个废人，可她生了我养了我，我必须守着她报答她！高纯也一样，他对我有恩，我得报答他。现在我是他的妻子了，我就要像妻子那样……那样爱他。所以我现在只能向你说对不起了，向我们过去彼此的承诺，说声对不起。对不起！”周欣居然向谷子鞠了一躬，“我请你原谅！谷子你这样对我，只能让我更痛苦！你让我好好过我自己的生活行吗，行吗？”

谷子眼睛红红的，周欣的诀别让他陷于疯狂，他想把周欣抱在怀里，想用拥抱和亲吻强迫周欣不忘过去的情分，但恰在此时厨房的门被人推开，李师傅一只脚跨了进来，他尴尬地看着屋内的情景，看着周欣和谷子不自然地分开身体，看着他们脸上覆水难收的表情。

晚上，独木画坊的小侯骑着一辆摩托到仁里胡同三号院来找周欣，来跟周欣要她的身份证户口本，说是要办出国的护照用。周欣说：“我还办吗？我可能去不了啦。”小侯说：“先办吧，去不了再说。”于是周欣就把证件都给了小侯。

在前院送走了小侯，周欣回到后院。隔了游廊，看到李师傅正推着高纯在花园里赏月，李师傅和高纯比比画画地说着什么，听得高纯皱起眉头。周欣走了过去，李师傅也住了声音，和高纯一起看着周欣，直到周欣接了轮椅，说：“我来吧。”李师傅才不无尴尬地松手。

周欣吩咐李师傅明天别忘上街买电卡，说上次买的大米也吃完了。李师傅应诺一声转身欲走，周欣又把他叫住，嘱咐他买东西务必把账记好，要买的东西挺零碎的，不及时记花了多少钱买了什么东西就糊涂了。李师傅说：“都记了，上次的账我还没来得及给你，我都记着呢。”周欣说：“等你明天买完回来，连今天的账一块给我吧，我这边也记。”

李师傅走了。高纯说：“周欣，有个事，我想跟你商量一下。李师傅说君君要是考上大学了，一年的学杂费大概要一万块钱。他手里倒是准备了头一年的费用，但他老婆的病医生也建议动个手术，否则可能就治不好了。所以我想，一旦君君考上了，这第一年的学费咱们就借给李师傅吧。听说越是名牌大学收费越高，要是考上重点大学可能一年还不止一万呢。”

周欣没有马上表态，她顿了一下，才问：“李师傅又找你了？这钱……